

重庆印象

□李娜



重庆小面的大名闻之久矣，下了飞机顾不上放行李，我直奔街边的小店而去。在重庆，只要认得“小面”两字，随便进一家店就能找到最正宗的重庆小面，人还没走进店里，热辣鲜香的味道先扑面而来，一颗颗蓬蓬跳动的心瞬间被治愈，妥妥帖帖安放在胸腔里，满心满眼期待与一碗重庆小面的相遇。在这里，仿佛并没有饭点这一说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只要有空位的地方就坐满了人，他们穿着二股筋、趿拉着露趾拖鞋、摇着扇子慢悠悠地等，等天光过去，等温水煮沸，等二两重庆小面浇上热油。

来不及思考太多，匆匆放下行李，冲着堂内大喊一声：“老板，来一碗小面！”老板也脆生生地应一句：“好嘞！马上好！”等面的五分钟是世上最漫长的等候，肚里的馋虫咕嘟作响，邻桌的大爷吸溜着面条吃得风生水起，一把把汗沁在脑门上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等面上桌的时候，我已望眼欲穿，口水顺着牙缝四处打转，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一处，只等筷子挑起一口面，囫圇塞进嘴里去感受它的筋道。沸水煮面、热油浇汤，面

上了桌一刻都不能等，搅拌均匀了立马入口，面细如粉，入口爽滑，还带着丝丝热油的余温。在周围一溜声的“提黄、干馏、多青、免红”的指令里细细咀嚼齿颊间的味道：嫩黄的是碎米芽菜、榨菜、生姜和大蒜末，鲜绿的是空心菜、小葱和香菜，嚼起来唇齿生香的是花生，辣得人热汗直冒的是油辣子，用来佐味的是黄豆酱油、米醋和花椒粉，汤底里熬制了一下午的是猪油和鸡汤，面条沉沉地压着味蕾，汤汤水水地吃下去，世界都安静了。吃完了才觉得姿势不够江湖，在这座充满江湖义气的城市里，吃面应该穿人字拖、摇大蒲扇、喝冰汽水，应该不拘小节、爽爽利利地吃，尽管吃不辣，也应该感受一回火热的烟火味道。

夜里睡下的时候，外面隐隐在打雷，浙浙沥沥的小雨落下来，敲得窗棂直响，起身关窗户的时候看到对面窄巷子里的小店还开着，门口亮着嫩黄色微弱的光芒，几个食客正就着冷风冷雨在昏黄的灯光下吃饭。他们沉默不语，即使坐在一张条桌上也很少交流，仿佛是被大雨困在孤岛上的陌生旅客，相互之间可以倚靠着取暖，但从不要

流感情，老板也不着急，坐在一旁翘着脚悠悠地哼歌。那碗面似曾相识，暗夜里，它在几个人中间流淌成了一条河，让味蕾和喉舌都变成了山，各种滋味顺着口齿缓慢摇曳，每一个细胞都被唤醒，每一寸感官都被放大，直到一种名叫“重庆”的乡愁一丝一丝漫上心头。吃完了面，几个人付了钱冒雨离开，衣服被浇得湿透，步伐却不慌不忙，仿佛赶了一整天的路，越过了山海流岚，穿过了城市花火，最期待的也只是一碗小面而已。这一碗他乡之味热辣无比，它悬在心头，让每一个清晨、黄昏与夜晚都扎扎实实、咸辣够用。

我看了很久，忽然想起妈妈常做的凉面。面里要放碱，揉匀了用压面机压成面条丢进沸水里煮，再丢进凉开水中去热备用。韭菜切成短短小小的渣，蒜捣成细细绵绵的汁水，干辣椒碾成颗颗粒粒的末，挨个用滚烫的油过一遍，装进不同的小碗里备用，茄子辣子西红柿切块切丝炒熟，黄瓜擦成细条，被冷水激得冰凉凉的面和这些辛辣刺激、红黄绿白的佐料混在一起，三碗都吃不够。暑热顺着面条的温度四散奔逃，夏天在

饺子里的烟火气

□尹彩帆

“咚咚咚咚……”又是一阵熟悉的声音，当我努力睁开双眼的时候才发现，这个声音已经离我远去十三年。

其实我不爱吃饺子，但却喜欢听剁饺子馅和擀饺子皮的声音，那个马蹄疾驰的声音充满了画面感，也藏着温馨平凡的烟火气。

当年，每次周末的家庭聚会都会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上桌，但唯有饺子是姥爷一定要亲自动手的，从剁馅开始每一个步骤姥爷都不让其他人参与，好像多一点少一点都会影响口感一样。拌馅儿就更不用说了，同样的羊肉胡萝卜，姥爷拌出来的味道就是和其他人拌的不一樣。姥爷不太爱说话，却喜欢热闹，每次大家围坐在餐桌前包饺子的时候，姥爷总是笑着听大家讲生活的点滴，偶尔点评一句或是起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，然后听儿女孙辈们聊聊，在那些他熟悉或者陌生的人和事之间拉近大家的距离。每次这个时候，就算是不爱包饺子的我，也总是很想凑到餐桌旁边去看一看、听一听。那时还是学生的我虽然插不上话，但还是很喜欢听大家说一说，笑声不时地盖过擀面杖有节奏的跳跃，好不热闹。这便是老人心底的期盼，一个让他们觉得并不孤单的团聚。一个又一个鼓鼓的饺子包裹着的是这人世间最单纯最真挚的爱，每一个都记录着生活的美好和期待。像姥爷这一辈的人都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他们就是用这样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子孙们爱的朴实和真诚，每一个饺子都连接着几代人。

后来，妈妈也总是在家包饺子，爸爸总说妈妈包的饺子跟小笼包一样大，一口顶一个。妈妈要样儿，自己一个人从剁馅开始到饺子下锅，间隙就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是，妈妈包饺子的过程略显孤单，一个人在厨房忙碌，等爸爸回家热腾腾的饺子已上桌。

现在，饺子依旧不是我的首选食物，但我却依旧沉迷于那些记忆中的声音和画面，时而出现在一个人望向窗外时候或者是初阳伸展的清晨梦中，那承载着氤氲热气的饺子锅依然滚烫滚烫。

(国合电力公司)

爱上酸粥饭

□张彩霞

回家的路总是充满开心喜悦。随着车轮的转动，老家的一花一木、一草一树尽收眼底。望不到尽头的玉米田，绿油油一片，绿海一般随着小风在荡漾，伴随着沙沙沙的声音，恰似一幅欢快歌舞的画面，像是在欢迎我这个久违的朋友。

回到家门口，迫不及待推开门，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涌入鼻孔，沁人心脾，是母亲特意为我做的酸粥饭，旁边还放着一盆酸米汤，还没来得及跟母亲打招呼，我便端起盆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，幸福感满足感油然而生。“慢点儿喝，又没人跟你抢！”母亲温柔地呵斥道。母亲本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现在满口内蒙古话，还做得一手好吃的本地饭，尤其是酸粥饭，可以做得米粒颗颗分明，光亮光滑，不软不硬。

酸粥饭是内蒙古西部地区黄河沿岸一带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。从我有记忆起，酸粥饭就是我们家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在我们当地，几乎家家户户的锅台上都放着一个黝黑的“浆米罐子”，经过两天便可发酵使用。父亲常说，酸粥饭米汤最是解渴消暑。特别是在夏季农忙时节劳作回家后，能够吃上一碗酸粥饭喝上一碗酸米汤，再加上自家腌制的烂腌菜，那就是最幸福的事，瞬间能让你忘记一天的疲惫燥热。

酸粥饭是我的最爱，也是母亲教会我的第一顿饭。它的原料是糜米。将老糜米、酸米汤、糜米放入浆米罐，放在热锅台或者窗台发酵。锅里加水烧开，将浆米罐里的浆米汤盛出一小碗作为下次发酵的老

浆水，然后在锅里倒入发酵好的浆米，等米半熟的时候，把米汤舀出去，剩下少量的水继续焖饭。舀出来的米汤就是酸米汤，晾凉喝口感更好，也可以加白糖喝，酸甜可口、回味无穷。在焖饭过程中，还有一个关键技巧——听音儿闻味儿。听到锅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后，揭开锅盖将米饭翻一翻继续焖；闻到有一点儿糊巴的味儿时，基本就能出锅了。锅底的锅巴可别急着扔掉，它香脆有嚼劲儿，小时候我总是跟哥哥抢着吃。

做酸粥饭的时候，也可以切一些土豆块进去，我们俗称“带蛋粥饭”。山药芥芥是酸粥饭的最好伴侣，再配上酸米汤、酸黄瓜和酸豆角，怎一口酸爽了得！酸粥和酸稀粥也是我们夏日餐桌上的标配，用来消暑解渴，撒上糖或者拌红辣椒酱吃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工作在外的那几年，每当想家或者只身在外过节的时候，我都会给自己做一顿山药芥芥酸粥饭，吃着熟悉的味道，就会觉得家人就在身旁，我并不孤单。

现在，同样作为母亲的我也会经常给孩子做酸粥饭。第一次吃的时候，他捂着鼻子怎么也不吃，在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下，他勉为其难吃了几口。之后，每次我吃饭的时候，他都会蹭几口，慢慢地，在不知不觉中他也沦陷了。也许，这就是酸粥饭的魅力吧。

爱上酸粥饭，是一种传承，也是一种生活，更是一种情怀。(新闻中心)

母亲的“碎碎念”

□张雯

每周末都是我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日子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原本不爱说话、甚至有些沉默寡言的母亲，只要见到我，就如安装了永动机一样，滔滔不绝、絮絮叨叨。大到国际形势、地区风云，小到街市街坊、左邻右舍，就连小外孙中午吃了什么饭、喝了几口水，上了几次厕所都要反反复复地拉着我说个不停。

那天，我少有地躺在他洗得干干净净，满是洗衣液清香味的床上，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过去的事情，我小时候的糗事，妹妹小时候的糗事，没完没了说个不停，好像要一中午就将过去三十几年的事情全部回忆清楚。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她突然没了声音，半天没声响了。我疑惑地起身，看着坐在床边的母亲，她还是保持一开始的姿势，只是眼泪不住地划过了她已经生出皱纹的脸庞。

她声音哽咽，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闺女，妈妈绝经了。”一句话，好似夏日里阴沉沉的闷雷，忽然划过夜空，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本以为这件原本是所有女性都无法避免的事情，无论何时我都可以顺其自然地接受事情，当它真切地发生在我的母亲身上时，心窝里最柔软的地方，好似有一根最坚硬的倒刺，狠狠扎了进去。我无法接受，那个漂亮、要强、偶尔会迸发情绪的母亲，在这一刻不再年轻、不再充满活力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内心有许许的庆幸，对于母亲那不知从何时开始的“碎碎念”，没有露出丝毫的不满与厌烦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庆幸大学四年，虽离家2300千米，却每日保持与她打一通电话；我庆幸工作之后，总是会与她分享工作中的细枝末节；我庆幸有了孩子，天天与她视频，告诉她宝宝成长过程中每一个有趣的瞬间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情绪无法从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、仅有七个字的一句话中挣脱出来，母亲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张罗着要给我切水果，要给我打包这个肉，带走那道菜。周末，对于我来说，可能就是一个休息日，可是对于母亲，却是不一样的，退休后的她，每一天都是休息日，可并不是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自己生、自己养大的孩子。

她絮絮叨叨地说着、嘱咐着：“天气热，也不可以贪凉吃冰……”“煮好的肉，回家后不吃就要冷冻起来……”“路上要注意安全……”“下周早点回来……”

突然发现，让母亲衰老的不单单是柴米油盐，山河湖海，我才是让她衰老的最为持久的“物件”。我不想恳请时光慢些，只希望自己可以走得快些，追上她，牵着她的手，就像儿时学步时她牵着我的手，领着她幸福地应对岁月，快乐地享受生活。(鄂尔多斯供电公司)



金珠儿

《鹰击长空》

魏宇得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



徐徐

□王攀攀



「码」上听

盛夏，热风裹挟，燥热难耐，唯有晚间清冷的月光照耀下的婆娑树影，才晃来丝丝缕缕凉爽之意。夏风松散街边烧烤摊的嘈杂，记忆忽然温柔了起来，时光徐徐撩人意，我又怀念起故乡的童年。

稚嫩少年时，在老家的红砖院落度过夏天最美的光阴。那时，天色渐渐变成黑黢黢一片，我与小弟把破旧被褥铺在庭院里，躺着看神秘莫测的夜空。浩渺明亮的银河，密密麻麻的星辰，转瞬即逝的流星，还

有站在墙头才能瞥见的北斗七星，它们都是故事的开始，蛐蛐欢快地歌唱着，就如我们一样无忧无虑，不知愁滋味。

乡村的夏天，田野上最热闹的是浩浩荡荡的摘西瓜场景。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齐聚庄稼地，摘瓜、装袋、肩扛，向倦着腰背，步履稳健地沿着田埂，送到路边瓜贩的卡车上。田间阡陌纵横，村民的身影络绎不绝，一畦畦瓜田一天天慢慢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农民们黝黑锃亮的脸庞上拥挤的笑容。蹲在树荫下的小孩子们，抢着吃大人们用手巴掌拍裂的熟透西瓜，红灿灿的瓜瓤在烈日下愈发鲜艳，就像那些稚子晒得彤彤的脸颊，好看极了。夏风徐徐，把脸颊的热汗吹进黄土地，滋养着地上的生灵。

那时，瓜田西边的小河汨汨流淌，岸边长满了像蜡烛一样的蒲毛毛，蒲草叶子间躲藏着蹦来蹦去的青蛙，蝌蚪和蚂蚱在水里欢快地游玩。小弟总是扔掉西瓜皮，挽起裤腿，一个箭步跳进河里，兴高采烈地捉青蛙。蜻蜓在空中盘旋，落在蒲棒上停留时，我悄无声息地靠近，尽力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伸手，偶尔也能逮住。当落日余晖洒在河面上，水波荡漾着金色的光芒，小弟的水桶里有几只青蛙，我的毛线上绑着几只蜻蜓，母亲的车上放着几

袋西瓜，我们背着夕阳满载而归，原野和流水、树木和村庄，都为我们欢欣鼓舞。

每到暑假，仓容角落堆满西瓜，晌午过后，我与小弟一人抱半颗西瓜，一边看着惊心动魄的武侠剧，一边拿勺子挖着吃，真是甘甜可口、回味无穷啊！有一年，我们还把西瓜摆放在国道边零售，一斤两三毛钱，眼巴巴地瞅着过往车辆。当有车子停下来买瓜时，我俩兴奋地称斤、算钱、找零、帮忙抬上轿车后备箱，手忙脚乱、激动不已。尽管晒得脱了层皮，尽管没有缕缕凉风吹来，尽管只卖得三四十块钱，但心里是真的高兴和自豪，那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自食其力，至今想来嘴角都能绽出笑容。

那天傍晚，我与小弟用卖瓜换来的零钱买了两根冰棒，我们就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小桥上，吹着暮色中的袅袅夏风，一口一口地轻轻地舔舐，甜丝丝的凉爽经由舌尖一点一点滑入味蕾，滑入漫漫光阴，滑入记忆

深处。后来，父亲在院子西边墙角处搭了一架秋千，我们每晚都要盘桓许久。在晚风习习的空中飞翔，像是灵魂得到了自由，荡在最高处时，心里只剩半颗西瓜，一边看着惊心动魄的武侠剧，一边拿勺子挖着吃，真是甘甜可口、回味无穷啊！有一年，我们还把西瓜摆放在国道边零售，一斤两三毛钱，眼巴巴地瞅着过往车辆。当有车子停下来买瓜时，我俩兴奋地称斤、算钱、找零、帮忙抬上轿车后备箱，手忙脚乱、激动不已。尽管晒得脱了层皮，尽管没有缕缕凉风吹来，尽管只卖得三四十块钱，但心里是真的高兴和自豪，那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自食其力，至今想来嘴角都能绽出笑容。

如今，国道两边只有玉米一种农作物，每逢夏天只能买西瓜解馋。村西的小河早已干涸长满了荒草，偶尔有割猪草的妇人身影穿梭其中。只有那片星空亘古不变，但世间已无一起躺在夜色下谈天说地的少年。那天，我看见女儿和侄子在老家的院子里数星星，忽然就热泪盈眶。母亲常说，兄弟姊妹就是互相信任、互相扶持的一生。那些渐行渐远渐消散的夏风，深深刻在记忆中，成为治愈我们生活困境的怀念。(巴彦淖尔供电公司)